

28

巧取证据



作者 辰光

户籍资料显示,孙财的父母早已去世,他到33岁还没有娶上媳妇,与哥哥、嫂子生活在一起,居住在一个叫孙家沟的自然村里。

孙家沟村坐落在一个两山夹一沟的地带,又因为村子里以孙姓为大家族,因此得名。

“你车里还有警服大衣吗?”江天养看着刘东海的衣服。

“有,还有一件大衣。”刘东海下车从后备箱里找出大衣递给江天养,“你想冒充警察啊?”

江天养一边穿大衣一边笑呵呵地摇着头:“我们不冒充警察,你还记得安监局的那个范局长穿的是啥吗?”

“他穿的也是警服大衣。哦,我明白了!”刘东海一脸坏笑地看着江天养。

孙财的哥哥叫孙进,此刻正坐在火炕上与老婆怄气。原来,弟弟的40万元补偿款拿回家后,老婆的家人就以各种借口借走了20多万元,在家里始终不能当家的孙进对老婆的这种做去敢怒不敢言,只能无声地抗议。

孙进的老婆正在收拾餐桌,把碗筷放到厨房的大锅里准备清洗。就在这时候,刘东海和江天养走进了家门。

“这是孙财家吗?”刘东海问。

孙进的老婆惶恐地看着来人,孙进连忙拉着鞋来到外屋招呼:“是啊,您是哪来的?找他干什么?”

刘东海板着脸说:“你是孙财的什么人?”

孙进把刘东海二人迎进了屋子里,边倒水边回答:“我是他哥哥。”

“哦,是这样的,这位是省里来的慰问组的同志。”刘东海向江天养指了指,“我们都是安监局的,快过年了,省里派

人到各地方慰问慰问。”
孙进连忙给江天养递上香烟,并为他点上。

江天养假装很沉痛地开了腔:“听说你弟弟的事情,我们也感到很惋惜。这次过来就是通知你们,国家提高了死亡补偿金标准。”

孙进一听这话,当即眼睛发亮,他老婆也连忙跑来关切地问:“现在死一个人赔多少钱啊?”

江天养一本正经地回答:“煤矿发生事故以后都是矿上赔偿完后,国家再给每个死者补偿10万元!”

孙进差点儿跳起来:“当真?”

刘东海在一边搭话:“我们还大老远地跑来糊弄你们啊!”

“不能不能。”孙进连忙陪着笑脸,“这笔钱我们怎么领?”

江天养拿出采访本:“得先登记,我们回去好列支这笔钱。”

“登记?怎么登记?”

“我们这次要发放的死亡补偿金涉及好几起事故,你弟弟孙财是什么时候、在哪里发生的事?矿方已经赔偿了多少?”

孙进连忙回身从炕上的小柜子里取出了两页打印好的纸,郑重其事地交给二人说:“这是孙财的死亡赔偿协议,上面都说得明白着呢……”

据孙进介绍,事故发生是在农历腊月十六下午,交接班时井下爆炸,孙财应该升井下班,但是还没升井就发生了事故。他们当天晚上才得到的消息,随后被矿上派的一辆面包车拉到了内蒙古一个小县城,住进了招待所。

矿山的老板娘和老板的弟弟连威胁带哄骗地逼着他们签订了每人40万元的赔偿协议,并扬言谁如果泄露了出去,就把钱全都要回来。

“领导,您看我们家这个情况可以获得国家的补偿金吗?”孙进的老婆陪着笑脸问。

“哦,这样啊,我得先看看你家的赔偿合同。”江天养低头仔细看了赔偿协议书。

协议书比较简单,只是笼统地说了事故发生的时间和矿井的位置,随后就是每人赔偿多少钱。但是这份简单的合同在江天养看来,有两点很能说明问题。

第一就是在经过了三天调查后,他终于拿到了第一个有名有姓的死者的赔偿资料;第二就是合同上关于保密的条款,明显就是一种掩盖真相的行为。

“这个我们得复印一下带回去,你们这里哪儿有复印社?”

孙进和老婆都无奈地摇着头,江天养索性拿出相机给合同拍照,雪白的闪光灯把原本有些阴暗的小屋照得通亮。

过度关爱

9



作者 钟琴

父母粗暴地侵犯孩子的成长空间,会让孩子内心筑起防范的壁垒。

一位爸爸和他的女儿涵子一前一后来到我面前,涵子神情很冷漠——我知道她是被爸爸“绑架”来的。

涵子的父亲一落座,就急急地说:“老师,涵子最近的学习成绩下降得很明显,请老师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好吗?”

趁孩子去卫生间,她爸爸又拿出两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纸偷偷地塞给我:“这是关于孩子的性格分析和学习成绩分析,老师您看,怎么解决合适?这孩子天天晚上学到很晚,还算努力,但爱发短信,您帮我说说她。”

“那您每天晚上‘守护’着女儿,一直等到她睡觉?”

“呵呵,养成习惯了,不然心里不踏实……”

涵子却冷冷地背对着父亲:“老师,我不想让我爸听到咱俩的谈话……”

我带着孩子进了另一个房间。关门的时候,我看到父亲郁闷地点起一支烟……

涵子对我敞开了心扉:“老师,您千万别相信我爸。其实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,不像我爸所想象的那么严重,他根本不了解我!”

谈话中,涵子重复最多的一句话就是:“他什么都要管,什么都要问。我的事情我知道怎么解决,根本不需要他操心。成绩暂时后退,其中原因我心里明白,我能调节。可我爸絮絮叨叨在旁边从早到晚盯着,烦死我了!”

当涵子跟我提到自己的成绩下滑原因时,这个女孩子表现得很平静,说得很中肯。至于如何调整心态,如何强化薄弱学科,如何科学地安排学习时间等,涵子都有具体打算,所述条理也很清楚——这是个自制力很强的孩子。

更多的时间里,我主要是倾听,偶尔提示她:爸爸虽絮叨,可这是父母的一种表达爱的方式。对她的自我评价和学习安排,我则给她一些肯定、鼓励和支持。我们的沟通很愉快。临走的时候,涵子说:“老师,跟你说完这些,我现在心里平静了很多。”

爸爸留在后面,殷切地问我:“老师,我该做些什么?您能不能告诉我具体的易操作、见效快的办法。”

我的回答是:“最好的办法就是您能早些睡觉,不必陪孩子到深夜,更不要偷偷地从门缝里看孩子是否发短信。”我还提出,请他和孩子做一次深入的交流,并提示他:“您要相信自己的孩子是有自制力的,她并不是一味需要大人的看护。您还试着要把自己的身份降下来,退一步,站在孩子的角

度去考虑她的感受。”

涵子爸爸似乎不能接受:“我其实最近已经做到了,在家里已经很忍让,对孩子已经很民主、很平等了。我不再像以前那样,总是教育她要怎么样端正学习态度,时间应该怎么安排……可她好像总是不满意,还是跟我很疏远,对我总是处在对立的状态。我觉得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,不明白她为什么还是这样?”

我劝他别急,给自己也给孩子一段反思的时间——往往在平静之后,会有新的感受出来。第二天,涵子爸爸就给我打电话,急急地说:“今天早晨,我发现她对我的表情还是很冷漠。”

“没有一点转变吗?”我问他。

“要说转变……”涵子爸爸想了想,“对了,孩子昨天晚上12点才睡,比平时晚多了。平时她……”

“请等一下!”我追问,“你怎么知道她12点睡的?”

“她不睡,我也睡不着。虽然您说我应当早点睡,可我做不到!”

“睡不着你就起来继续看着她?”

“我就坐在客厅里,看着她的房间啥时候熄灯,什么也没说。”

爸爸对自己的“进步”似乎很满意。

“早晨,孩子吃饭、准备上学的时候,你就在她旁边,一直盯着她?”

“是啊,怕她迟到了,怕她吃少了。这些我已经习惯了。”涵子父亲不以为意。华君武老先生不谢世的话,我真想把这些提供给他老人家作为漫画素材。我真切地感觉到涵子说“烦死了”的心情。别说孩子,谁都消受不了这样的“爱”。

洛阳网 www.lyd.com.cn

买车看车,上洛阳网汽车频道,信息真实,最具参考价值